

憲判四號 放寬原住民身分 模糊原住民族邊界

憲法判決第4号による原住民身分基準の緩和がもたらす原住民族の境界線の曖昧化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 No. 4 Relaxing the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Indigenous Personal Status and Blurring the Ethnic Bounda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林修澈（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本刊總編輯）

姓氏的意義

姓氏是家族的名稱，一個家族的成員，用共同的名稱來宣示我與他的界線。這個名稱（陳林李黃）是一家人歷代奕世所共有所共同維護，不容侵犯。

不過，這個名稱卻不是世界唯一獨佔，因為這個名稱也常被別的家族選用。姓氏的取得，往往是各種因緣際會而來，甚至年代久遠忘其由來，總之，想像中的祖先審慎刻意去檢選一個滿意的符號，這是假象。

有家族實體，這是普世現象，家族未必有名稱（姓氏），也是普遍實情，尤其是平民。全民有姓氏，大部分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迄今不過兩百多年，小部分的例外，集中在東亞。

原住民的名字登錄

原住民的名字登錄，在日本時代建立的戶籍制度裡，依據民族原名，用假名（アイウエオ）登錄。戰後的國民黨政府，下令所有台灣人民必須使用「中國姓名」。原住民從此與漢姓漢名連結在一起。

作業匆忙，任意登錄，父子不同姓，兄弟不同姓，這是普遍現象。也因此種下原住民與漢



姓之間的糾葛，既不信任卻又無力甩開。

但是，從2001年起。姓名條例修改到原住民可以改用傳統名字登錄，原民會一路到各鄉鎮公所大力提倡，真正改名不到1%，本名不改但附加族名也不到4%，其餘95%不為所動。既不信任卻又無意甩開。

不管是無力甩開或是無意甩開，原住民就不信任漢姓。把它看成是硬加在自己頭上的符號。



改姓：對於父系家族就是背祖？

平地人各族都是漢文化基底，祭拜祖先已經成為子孫的神聖任務。

2000年前後，我在霧台鄉遇到一位皮膚黝黑，魯凱語台語都流利的人，他說世代與魯凱族通婚，體態與魯凱族無異，我問何不登記原住民還有優待，他說「改姓就是背祖，不可以」。

很多通婚子女都是卡在「從母姓」的條件而不願取得原民身分，因為父系家族不肯背祖。

生物血：個人的與生俱來

向憲法法庭遞件的聲請人，他們遇到的困局也在這裡：幾代單傳當然不能改姓背祖；可是，取得原民身分，得到考試加分、學費減免這些優惠條件的誘惑，也是很難抵擋。前者本家姓氏是熊掌，後者原民身分背後的優惠是魚。保熊掌而失魚，或丟熊掌而得魚，總是美中不足。能夠兼而得之，才是上策。

憲法法庭也正是站在這個位置思考。大法官認為，原住民血統是先於法律存在的自然事實，而原住民的身分認同，則與人格發展、人性尊嚴密切相關。國家要求一個人必須改姓或取用傳統名字，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限制了姓名權、身分認同權，也使相同血緣者因姓名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

因此，判定：「相關法律違反比例原則與平等權，應在兩年內修正；若逾期未修，具有原住民父或母者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

血緣的理解I：固守社會血

血緣，應該如何去理解？家族外婚制是人類普遍遵循的婚姻法則。每個家族的血，都是處於「一半輸出、一半輸入」的過程，但是在社會運作上，只承認留在本家的血，放棄流出本家的血。

若不如此，家族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幾代之後，便已不能運作。用更簡單的話講，家

族的血，指的是婚入本家所生、使用本家姓氏的成員。這種血是「社會血」，具有在社會上可以有效運作的功能，尤其是可以繼承家產。

血緣的理解II：就是生物血

憲判四號案，大法官可能相信自己正在完成一件正義之事：把個人，從國家藉由姓氏所設定的身分條件中，解放出來。這是近代自由主義憲法最熟悉的法律敘事之一：個人不是共同體可以任意支配的附屬物，身分認同屬於人格自主的重要部分；家族、民族與國家若要求個人以特定姓名或外在形式表明歸屬，便必須提出足以通過基本權審查的理由。

大法官把姓氏看成祇是家族的符號，原住民把漢姓看成是硬加在自己頭上的符號。強加符號，實屬失當。雙方看法若合符節。

新瓶裝舊酒：救民族，仍違憲

舊法有兩種方式：一從原住民父（母）之姓，二取用傳統名字。現在，新法增加第三種：保留漢人姓名，再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傳統名字。姓氏關卡的門，已經變寬了，卻沒有拆除。

大法官就是否定在姓氏設置關卡。原民會用新瓶裝舊酒，是在為民族存命脈，用心良苦，值得嘉許。

不提釋憲是否妥當，認真追根究底，新法終究擺脫不了違憲之虞。

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憲判四號沒有給民族保留生存的空間

本案只訴求「我失去了什麼」，而不考慮「民族將因此失去什麼」。憲判用「以個人解放為中心的法律模型」，保障了更多原住民個人，卻傷害原住民族的集體生存。若最後只剩血緣、登記與權益，卻沒有語言、生活、責任與共同體，那麼國家保存的便不是民族，而只是一份愈來愈長的祖產繼承名冊。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沒有民族生存的空間。◆